

收稿日期:2025-10-20

现代汉语南方方言 动词重叠带结果补语现象研究

李双剑

(上海外国语大学 中文学院/国际文化交流学院,上海 200083)

摘要:与北方方言不同,现代汉语南方方言存在着动词重叠带结果补语(VVR)这样的结构,但这一结构在普通话中并不存在,且与普通话的VR结构存在差别。目前语言学界关于VVR存在的动因主要有补语占位说、语言/方言接触说、区域渐变说等三类解释。在结合文献综合考察VVR结构的方言分布、结构特点、语法意义和不同方言间差异的基础上提出“来源决定论”,认为VVR的存在是由其历史来源决定的:现代汉语普通话中的VV(轻声式VV)与南方方言的VV(R)的来源或形成途径不一样,导致普通话中的VV(轻声式VV)不能带补语形成VVR,而南方方言中却有大量的VVR。将普通话的VV与南方方言中的VV(R)进行比较是需要条件的。从语言类型学和认知语言学两个角度来看,现代汉语普通话中的轻声式动词重叠和重音式动词重叠、南方方言的动词重叠都遵循人类语言的共性和认知规律。

关键词:汉语方言;VVR;重叠;语法化;象似性

中图分类号:H17;H109.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6873(2026)03-0064-15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一般项目“(交互)主观性视域下汉语否定词的浮动研究”(21BYY150)。

作者简介:李双剑(1983—),男,河南开封人,上海外国语大学中文学院/国际文化交流学院讲师,博士,主要从事汉语语法研究。

DOI:10.16401/j.cnki.yssxb.1003-6873.2026.03.008

一、引言

在现代汉语普通话中,动词(单音节或双音节)重叠带结果补语(记作“VVR”)是不合语法规则的,如“讲讲清楚”“想想明白”等均是不能说的,毛修敬^[1]、汤廷池^[2]等较早探讨了这一现象。但是,在现代汉语的某些方言尤其是南方方言中,却大量地存在着VVR结构。例如^①:

(1)一个声音大吼着,芊芊看过去,是那个“一奇”,他冲上去,就扯住谷玉农的衣领:“你₁看₂清楚,我们如果算是乱七八糟的男人,那么你算什么?”(1990s/1996/文学/台湾作家/1996 琼瑶《水云间》)

① 此处例句来自北京大学中国语言学研究中心(CCL)语料库。

(2)方冶捂着眼,对围观者说:“大家看看清楚,是他先动手的。”说时迟,那时快,他一个“大背”把对方摺倒在人行道上。(1990s/1998/文学/1998 梁晴《世交》)

(3)柔嘉重顿着右脚的皮鞋跟道:“我偏要跟她讲。李妈在这儿做见证,我要讲讲明白。从此以后你打死我,杀死我,我不再到你家去,我死了,你们诗礼人家做羹饭祭我,我的鬼也不来的——”(1940s/1947/文学/1947 钱钟书《围城》)

(4)他弯下腰来,捡起手枪,擦擦干净,得意地吹着口哨,想走了。妈妈叫住了他:“站住,你以后还这样胡闹吗?”(1970s/1976/文学/大陆作家/1976《上海的早晨》)

(5)小龙女道:“有一件事,你去想想明白。若是你当真拜我为师呢,一生一世就得听我的话。若是不拜我为师,我仍然传你功夫,你将来若是胜得过我,就凭武功打出这活死人墓去。”(1980s/1980/文学/香港作家/1980 金庸《神雕侠侣》)

(6)周炳定一定神,听听清楚,果然是有人伤心。(1960s/1962/文学/大陆作家/1962 欧阳山《苦斗》)

(7)我虽然仓皇而走,却还要冒险回头,我要看看清楚,那究竟是不是罗莉。灯下眼花。担惊受怕,说不定会产生癔症的。不错,是罗莉。(1990s\1995\文学\大陆作家\1995 陆文夫《人之窝》)

(8)《花样年华》里苏太太大晚上旗袍穿穿好,拎着保温桶出去,就是为了买馄饨。(2010s\201x\网络语料\微博\weibo_016)

(9)我们老家的杨树通常长在小河边,气味不好,折根枝条下来,闻闻,发臭。多是野种,长由它长,砍了,晒晒干,烧火罢了。(2010s\201x\网络语料\微信公众号\Wechat_221)

(10)装好行李收拾收拾妥当,两点半驶入G30连霍高速。一路向西,经过巩义段和林潼两个小堵路段,这会离我们今天的目的地宝鸡还有四十公里。岐山臊子面,豆花泡馍,擀面皮我们来了……(2010s\201x\网络语料\微博\weibo_016)

从语料来源来看,虽然新近的网络语料不能区分来自南方还是北方,但是,在以上出自纸质出版物的例句中,VVR结构基本出自南方作家笔下,自然也包含一些港台作家,北方作家的作品中甚少出现VVR结构。

如何分析这种语言现象、分析南方方言与普通话之间具有的重大差别,值得研究。我们想在前人时贤研究成果的基础上,进一步考察VVR的方言分布、结构特点、语法意义,在比较这些方言VVR结构共同点及不同点的基础上,再与普通话的动词重叠式进行对比,进而寻求造成南方方言有VVR结构而普通话却无的原因。本文研究的最终目的就是要解释VVR结构在普通话中不合语法,而在南方方言中却是常见格式的原因。

二、南方方言VVR结构的描写

众多学者对不同方言中的VVR结构进行了不同角度的考察,本部分结合前人时贤的研究成果,讨论VVR结构的方言分布、VVR的结构特点与语法意义,以及不同方言之间VVR的种种差异,以期对VVR结构有一个相对完整与全面的认识。

(一) VVR的方言分布

结合目前所能查找到的方言语法研究成果,整理关于VVR的论述,本文按照方言区一方言来描述VVR的方言分布情况(见表1),本表第三列的“举例”语料来自第四列“材料来源”,限于论文篇幅,之后各方言点VVR结构的举例不再注明具体出处。

表1 不同方言中的VVR分布

方言区	方言	举例	材料来源
江淮官话	1. 南京话	摆摆正、扫扫干净	刘丹青 ^[3] ;刘顺,潘文 ^[4]
	2. 淮阴话	关关好、扫扫干净	黄伯荣 ^{[5]260}
	3. 合肥话	戴戴好、揩揩干净	王健 ^[6]
	4. 泰兴话	戴戴好、揩揩干净	王健 ^[7]
	5. 盐都话	戴戴好、揩揩干净	王健 ^[7]
	6. 南通话		
	7. 东台话		
	8. 阜宁话	戴戴好、揩揩干净	王健 ^[6-7]
	9. 灌南话		
	10. 涟水话		
	11. 扬州话	学学好、弄弄清楚	王健 ^[6-7] ;陆勤 ^[8]
吴语	12. 苏州话	看看清、看看穿、讲讲明白	刘丹青 ^[9-10] ;汪平 ^[11-12]
	13. 金华话	打打破、冲冲走	曹耘 ^[13]
	14. 崇明话	着着好、扫扫干净、教料教料好、交代交代清爽	张惠英 ^[14]
	15. 上海话	缚缚紧、揩揩干净、整理整理好、打扫打扫清爽	许宝华,汤珍珠 ^[15] ;徐烈炯,邵敬敏 ^[16]
	16. 温州话	晒晒暖、讲讲灵清	黄伯荣 ^{[5]263} ;池昌海,王纯 ^[17]
	17. 杭州话	坐坐正、看看仔细	《杭州市志》(第二卷) ^[18]
	18. 嘉善话	看看齐、揩揩干净	徐越 ^[19]
	19. 绍兴话	吃吃好、岸岸清爽	寿永明 ^[20]
	20. 宁波话	弄弄好、敲敲开、汰汰清爽	阮桂君 ^[21]
	21. 繁昌话	叠叠好、抹抹干净	潘海燕 ^[22]
	22. 常州话	戴戴好、揩揩干净	王健 ^[6]
	23. 湾沚话		
	24. 永康话	食食饱、洗洗□□[ni ¹¹ ni ⁵⁵]干净	黄伯荣 ^{[5]260} ;王健 ^[6]
	25. 丹阳话	穿穿好、洗洗干净	赵翔 ^{[23]8}
26. 浙江吴语 ^①	排排齐、讲讲灵清	木玉 ^[24] ;方松熹 ^[25]	
徽语	27. 歙县话	烘烘干、洗洗干净、吃吃完、打扫打扫好	黄伯荣 ^{[5]192} ;王健 ^[6]
	28. 绩溪话	吃吃脱、看看清楚	赵日新 ^[26] ;王健 ^[6]
	29. 祁门话	戴戴好、揩揩干净	王健 ^[6]
	30. 黟县话	晒晒干、看看清爽	黄维军 ^[27]
	31. 绩歙片	烘烘干、看看清楚	孟庆惠 ^{[28]110}
	32. 休黟片	做做好、打打死、朕朕清楚	孟庆惠 ^{[28]209}
	33. 严州片	削削尖、讲讲灵清	孟庆惠 ^{[28]407-408}
	34. 皖南徽语 ^②	烘烘干、看看清楚	孟庆惠 ^[29] ;《安徽省志·方言志》 ^[30]
闽语	35. 潮阳话	割割断、扫扫清气	张盛裕 ^[31]
	36. 台湾闽南话	拔拔完、写写好、写写起来	郑良伟 ^[32]

续表

方言区	方言	举例	材料来源
	37. 永春话	削削去尖、撇撇破、踢踢倒、洗洗去清气 ^③	林连通 ^[33]
	38. 漳州话	吹吹倒、拍拍献	马重奇 ^[34]
	39. 澄海话	踢踢掉、写写好	林伦伦 ^[35]
	40. 闽南话	扒扒开、拍拍死	陈垂民 ^[36]
	41. 厦门话	搦搦破、掀掀开、煮煮其熟、看看其详细 ^④	周长楫、欧阳忆耘 ^[37]
	42. 汕头话	卖卖掉、□[hom ²¹³⁻⁵⁵]□[hom ²¹³⁻⁵⁵]死	施其生 ^[38]
	43. 泉州话	放放揀、煮煮伊熟、看看伊清楚、挽挽兮清气 ^⑤	林华东 ^[41] ;陈燕玲 ^[42]
西南官话	44. 蒙自话	折折断了、写写完了 ^⑥	孙占林 ^[43]
	45. 昆明话	安安好、砍砍断、洗洗干净、调整调整好	荣晶、丁崇明 ^[44]

注:1. 由于不同学者研究的目的和范围有所不同,所以可能出现调查范围大小不一的情况,如表中的“浙江吴语”“绩歙片”“休黟片”“严州片”“皖南徽语”以及“台湾闽南话”等,所包括的方言点可能很多。暂且列入表中与其他方言点并列考察,也许并没有太大问题,甚至还可以相互印证。因此,严格来说,本文说的45个方言点并不精确,但为方便起见,本文暂且使用这一表述。

2. 王健^[6-7]对所调查的方言点举例时,没有按照方言点一一举例,所以表中举例涉及他所调查的方言点时所举例子都一样。

① 木玉^[24]和方松熹^[25]没有指明VVR分布的具体方言点。

② 根据《安徽省志·方言志》,“皖南徽语”是指通用于皖南歙县、绩溪、旌德、屯溪市、休宁、黟县、祁门、宁国(限于南部洪门乡等地)、东至(限于东南部木塔一带)、石台(限于占大区)等市县的话^[30]。孟庆惠^[29]没有指明VVR分布的具体方言点。

③ 永春话中的“去”[kw]为助词,轻声,有“期望义”,见林连通^[33]。

④ “其”由“宾语”虚化,但仍有宾语的影子,见周长楫、欧阳忆耘^[37]。

⑤ “伊”在泉州话为单数第三人称代词,但位于动词和补语之间时,就成为助词,意义虚化,参见陈燕玲^[39]，“兮”为助词,见《泉州市志》^[40]。

⑥ 从孙占林^[43]所举的例子来看,蒙自话VVR后还有一个“了”,形成“VVR了”结构,且其中的“了”不能省略。

在表1中,我们看到,虽然存在VVR结构的方言点在有的方言区分布相对多些,在有的方言区分布相对少些,但这可能与VVR方言调查是否充分有关系。根据曹志耘^[45]对全国930个方言点就“你看看清楚”(单音节动词重叠带补语)使用情况进行的调查,在四川、重庆、云南和广西西北部这些属于西南官话方言区各有或多或少的方言点存在着VVR,而本文检索到的文献仅涉及45个方言点,其中并不包括西南多个省市的方言点。

然而,从整体分布上看,表1呈现的状态在某种程度上与曹志耘^[45]的调查是相符合的,可以印证曹志耘的调查。具体说来,表1中涉及的四个方言区正好是曹志耘《汉语方言地图集(语法卷)》中存在“单音节动词重叠带补语”方言点分布最密集的吴语区、闽语区、江淮官话区和徽语区,而表1中没有出现的方言区也正是曹志耘地图中不存在“单音节动词重叠带补语”方言点的北方官话和西北官话等方言区。

另外,根据贺卫国^[46]和崔山佳^[47]的观察,现当代文学作品有不少VVR用例,在一些港台武侠小说中VVR的使用频率还相当高,2000年以来一些音像制品中也有不少VVR结构出现。这与本文开头的例句有一致性。

(二) VVR的结构特点

为更清楚地看到VVR的结构特点、使用语境和语法意义,我们按照表1中方言点的顺序做成表2来呈现这些信息。

VVR的结构特点包括V和R的单双音节状况和R的词性。表2呈现了南方方言VVR结构所具有的明显特点:就整体上来说,VVR中的V可以是单音节的,也可以是双音节的,但单音节占绝对优势;R既可以是单音节的,也可以是双音节的,但单音节占优势;R既可以是形容词,又可以是动词,但形容词占绝对优势。

表2 不同方言VVR的结构特点和语法意义分布

方言区	方言	结构特点						使用语境和语法意义	
		V			R				
		单	双	轻	单	双	形 动		
江淮官话	1. 南京话	+	— ^①	*	+	+	+	—	用于未然句,通过多次重复V的动作达到R的结果
	2. 淮阴话	+	—	*	+	+	+	*	用于祈使句,表示强调
	3. 合肥话 ^②	+	*	*	+	+	+	+	强化动作意义以达到目的
	4. 泰兴话	+	*	*	+	+	+	*	*
	5. 盐都话								
	6. 南通话								
	7. 东台话								
	8. 阜宁话	+	*	*	+	+	+	*	用于祈使、愿望等未然的句式,有缓和语气的作用
	9. 灌南话								
	10. 涟水话								
	11. 扬州话	+	—	*	+	+	+	—	表示动作量的增大
吴语	12. 苏州话	+	*	*	+	+	+	+	主要用在未然句,特别是祈使句中,表示未然的完成
	13. 金华话	+	*	*	+	*	+	+	*
	14. 崇明话	+	+	*	+	+	+	*	*
	15. 上海话	+	+	—	+	+	+	—	用于未然句 ^③ ,表示强调,动作将会有某种结果
	16. 温州话	+	*	*	+	+	+	*	用于未然句,多用于祈使,R表示动作的目的
	17. 杭州话	+	*	*	+	+	+	+	表示请求或命令
	18. 嘉善话	+	*	*	+	+	+	—	*
	19. 绍兴话	+	*	*	+	+	+	*	表示请求或命令
	20. 宁波话	+	*	*	+	+	+	+	达到某种状态的难易程度或动作状态持续的时间
	21. 繁昌话	+	—	+ ^④	+	+	+	+	表示增量、所有,强调动作结果
	22. 常州话								
	23. 湾沚话	+	*	*	+	+	+	*	*
	24. 永康话	+	*	*	+	+	+	*	用于祈使句或命令句,表示强调
	25. 丹阳话	+	—	—	+	+	+	—	表示增量、强调
	26. 浙江吴语	+	*	*	+	+	+	—	有未然义、表示强调
	徽语	27. 歙县话 ^⑤	+	+	—	+	+	+	+

续表

方言区	方言	结构特点						使用语境和语法意义	
		V			R				
		单	双	轻	单	双	形 动		
	28. 绩溪话	+	*	*	+	+	+	*	表示完成
	29. 祁门话	+	*	*	+	+	+	*	*
	30. 黟县话	+	*	+	+	+	+	+	表示动量增加直至补语内容实现
	31. 绩歙片	+	*	—	+	+	+	*	*
	32. 休黟片	+	*	*	+	+	+	+	加强动词的意义,以求补语内容的切实兑现
	33. 严州片	+	—	*	+	+	+	*	多用于祈使句,表示未然,加强动词意义,突出目的性
	34. 皖南徽语	+	—	—	+	+	+	*	加强语气
	35. 潮阳话	+	—	—	+	+	+	+	*
	36. 台湾闽南话	+	+	—	+	+	+	+	表示快速完成
	37. 永春话	+	—	*	+	+	+	+	表示所有
	38. 漳州话	+	*	—	+	*	*	+	表示所有
	39. 澄海话	+	—	—	+	—	+	+	表示强调
闽语	40. 闽南话	+	*	*	+	—	*	+	表示所有
	41. 厦门话	+	—	*	+	+	+	+	表示所有;或表示祈望通过多次反复的动作达到某种程度、结果或状态
	42. 汕头话	+	—	*	+	+	*	+	不讲究方式的处置
	43. 泉州话	+	*	*	+	+	+	+	表示所有或表示动作行为反复多次
西南官话	44. 蒙自话	+	—	—	+	—	+	—	状态已经形成或已达到某种程度
	45. 昆明话	+	+	*	+	+	+	+	表示完成体

注:1. 此表与表1相对应,材料来源不再一一注明,可参看表1出处。

2. “单”指单音节,“双”指双音节;“轻”指轻声,针对VVR中的第二个V;“形”指形容词,“动”指动词;“+”表示存在此种用法,“—”表示不存在此种用法,“*”表示情况暂时不明。

3. 对于结构特点、使用语境和语法意义,我们没有根据相关研究者所举例子进行推测,所以,原文中没有明确说到VVR的结构特点、使用语境和语法意义时,我们标“*”。

4. 王健^[6-7]对所调查的方言点得出的语法意义都是一样的,即“用于祈使、愿望等未然的句式,有缓和语气的作用”,所以表中涉及仅他所调查的方言(合肥话除外)时,使用语境和语法意义均采用他这一说法。

①刘丹青^[3]认为V可以是双音节的,如“商量商量好”,但刘顺、潘文^[4]认为V只能是单音节的,不能是双音节的,我们暂时按后者的观点处理。

合肥话VVR的结构特点、使用语境和语法意义为我们调查所得,被调查人为合肥市蜀山区人。

②钱乃荣^[48]认为上海话的VVR用于未然句。

③按照潘海燕^[22],在语音上,繁昌方言里第二个“V”接近轻声,是短促的降音。

④通过对一位歙县徽城镇人的调查,其语感是歙县徽城镇VVR的语法意义与休黟片一致。

针对VVR的结构特点,我们做了一个统计,可以更为确切地看到VVR的结构特点(见表3):

(1)双音节V适用于VVR结构时,单音节V必然适用,反之不成立;(2)双音节R适用于VVR结构时,单音节R必然适用,反之不成立;(3)动词R适用于VVR时,形容词必然适用,反之不成立。这三个相关性也可以看作是三个蕴含共性。实际上,南方方言中的VVR结构最常见

的形式是由单音节V和形容词R构成的VVR,即 $V_{\text{单}}V_{\text{单}}R_{\text{形}}$,从理论上推测,最不常见的结构应该是“ $V_{\text{双}}V_{\text{双}}R_{\text{动}}$ ”,事实上,这样的结构在这45种方言中也不存在。

表3 VVR的结构特点统计

	结构特点		所统计方言点数量	占所统计方言点总数百分比
V	单音节	+	45	100%
		+	5	11.11%
	双音节	—	13	28.89%
		*	27	60.00%
R	单音节	+	45	100%
		+	40	88.89%
	双音节	—	3	6.67%
		*	2	4.44%
	形容词	+	42	93.33%
		*	3	6.67%
		+	18	40.00%
		动词	—	7
		*	20	44.44%

我们在所引用的相关研究文献中注意到,尽管不同方言中VVR的语法意义有差异,但不少方言中都带祈使、主动性动作或处置等有关系,因此,推测V一般不大可能是非自主动词。事实似乎也是如此,在各方言点VVR结构中,V无论是单音节还是双音节,一般都是自主动词,目前没有看到非自主动词的例证。这与VVR结构所表达的语法意义有很大关系(见下一小节),但目前关于V的多角度考察,尤其是从语义方面开展研究,还需要进一步深入。相比之下,R的语义似乎没有特别之处。

最后是关于VVR中第二个V是否轻声的问题。在已有文献给出明确结论的13个方言点(即表2“V”中“轻”一列中为“+”或“—”的)中,除了黟县VVR第二个V读轻声、繁昌话VVR第二个V读音接近轻声外,其他11个方言点均读原调,不能读轻声。这与普通话中表量小时短的动词重叠VV不同,后者第二个V要读轻声。

(三) VVR的使用语境和语法意义

尽管我们归纳了45个方言点的VVR结构特点,但是从表2“使用语境和语法意义”一列可以看出:已有研究并未对每个方言点的VVR结构讨论其使用语境和语法意义;即使在同一方言区,不同方言点VVR的使用语境和语法意义也可能不一样。

但,可以确定的是,总的看来,各方言点VVR所表达的语法意义与普通话中的VR不一样,具体来说,即:普通话动词重叠可以表示量小时短,而几乎所有研究者都认为,其所调查方言点的VVR结构的VV没有这样的用法。下文还要就这个问题进行详细的讨论。

(四) 方言间VVR的差异

在上文描述VVR的分布特点、总结VVR的结构特点、概览VVR使用语境和语法意义的基础上,本部分着重讨论不同方言点VVR在结构特点、使用语境和语法意义上的差异。

1. VVR的结构差异

关于VVR中V是否可以作为双音节的问题,江淮官话除合肥话外、吴语除崇明话和上海话外、徽语除歙县话外、闽语除台湾闽南话外,V都不可以是双音节的。西南官话中蒙自话V不可以是双音节的,但昆明话中V则可以是双音节的。

关于VVR中R是否可以作为双音节的问题,在闽语澄海话、闽南话和西南官话蒙自话中都不可以是双音节的,而在其他已知方言点中都可以是双音节的。

关于VVR中R的词性问题,江淮官话除合肥话外,吴语中的上海话、嘉善话和丹阳话,西南官话中的蒙自话,R不能是动词。

整体来看,江淮官话中各方言点的VVR结构比较一致;吴语中各方言点在V是否可以作为双音节和R是否可以作为动词上存在差异,但其他方面很一致;徽语区中除了歙县话和严州片在V的双音节问题上有对立外,其他方面很一致;闽语中除了台湾闽南话V可以是双音节的和澄海话、闽南话中的R可以是双音节外,其他方面也很一致。如果以对立项的多少或一致性的高低来排序,可以有这样一个序列:江淮官话>徽语>闽语>吴语>西南官话(“>”表示一致性强或对立项少)。

2. VVR使用语境和语法意义的差异

不同方言点VVR在使用语境和语法意义上的差异,可能比在语法结构上的差异更大。不但不同方言区VVR的使用语境和语法意义可能差异很大,而且同一方言区不同方言点在使用语境和语法意义上也可能不一样。

江淮官话中,有8种方言(合肥话、泰兴话、东台话、南通话、阜宁话、盐都话、灌南话和涟水话)的使用语境和语法意义被王健归纳为“用于祈使、愿望等未然的句式,有缓和语气的作用”^[6-7]。但是,我们调查发现:合肥话VVR结构的使用语境和语法意义是强化动作意义以达到目的,既可以用于未然,也可以用于已然句,与王健的研究不一致;南京话、淮阴话和扬州话的VVR都主要用于祈使句,与王健的研究基本一致。

吴语区中已知VVR语法意义的10个方言点中有7个主要用于未然句,尤其是祈使句,表示的是请求或命令,除此之外,还有其他方面的差异。

徽语区中歙县与绩溪同属于绩歙片,但VVR结构的语法意义有差别,相反,歙县话与休黟片一致。

闽语区,VVR在永春话、漳州话、闽南话、厦门话、泉州话中都可以表示“所有或周遍”义,厦门话和泉州话还可以表示“动作行为反复多次”的意义,但在台湾闽南话中VVR表示的是“快速完成”,这种语法意义在其他已知闽语方言点中并不存在。

西南官话中,蒙自话与昆明话的语法意义好像一致,但这种意义除与苏州话和绩溪话一致外,与其他方言点的语法意义几乎没有一致性。

三、南方方言VVR与普通话VR的比较

(一) 普通话中的动词重叠

在研究南方方言VVR与普通话动词重叠的关系之前,有必要先讨论一下普通话中的动词重叠。事实上,即使在普通话中,动词重叠VV的第二个V是否轻重音也需要重新审视。

关于普通话中的动词重叠,朱德熙指出:“重叠式动词就是单音节或双音节动词的重叠式。单音节动词重叠以后,第二个音节读轻声。……例如:‘想想、写写、管管’。”“双音节动词(AB)

的重叠式是 ABAB, 后两个音节读轻声。例如:‘休息休息、打扮打扮、活动活动’。”“重叠式动词表示动作的时量短或动量小。”^[49]这一论述基本为人所接受。之后,李宇明对此做了补充,他认为,“动词重叠是表达动量范畴的一种语法手段,现代汉语的动词重叠在一般情况下表示动作‘量小时短’,在一定条件下表示动作的惯常性反复”^[50-51]。朱景松^[52]则把普通话的动词重叠式的语法意义归结为三个方面:减弱动作、行为、变化的量,延续动作、行为、变化的过程,强化动作、行为、变化主体的能动性。

但后来的研究发现,朱德熙、李宇明和朱景松论述的只是重叠式动词的一类,普通话中还存在着另一类重叠式动词。华玉明、马庆株^[53]根据重叠部分是否有轻声,把普通话动词重叠分成了“轻声式重叠”和“重音式重叠”。轻声式重叠的语法意义即量小时短,所举例子有“写写、说说、缝补缝补、研究研究”等;重音式重叠则表示动量、时量大,动作行为在相对较长的时段内反复多次、连续不停,随着语义的泛化,动作性减弱,动作的状态性增强,从而获得描写动作状态的意义,所举例子有“滚滚、飘飘、摇摇晃晃、抄抄写写”等。在句法功能上二者重要的差别之一是,重音式动词重叠不能带宾语,轻声式动词重叠可以带宾语。

所以,可以这么认为,普通话中的动词重叠分为两类:一类是轻声式动词重叠,表示量小时短;一类是重音式动词重叠,表示量大时长。

(二) 南方方言 VVR 与普通话 VR 的差异

南方方言中的 VVR 与普通话的 VR 存在着差别。下面我们从 V 的轻声与否、句法功能和语法意义来看。

在 V 的轻声与否问题上,如前所述,已知的 13 个方言点中除了黟县话 VVR 第二个 V 读轻声、繁昌话 VVR 第二个 V 读音接近轻声外,其他 11 个方言点均读原调,不能读轻声。也许可以推论:南方方言动词重叠式 VVR 中的第二个音节几乎不能读轻声,基本是要读原调的^①。那么,这就是南方方言 VVR 中 $VV_{方}$ 与普通话的轻声式动词重叠 $VV_{普}$ 存在着的一个重要差别。但是,南方方言 VVR 中的 $VV_{方}$ 与 $VV_{普}$ 也有一致之处,根据朱景松^[52],普通话中的动词重叠式大量使用于祈使句,以及有祈使意味的句子,这与在本文表 2 中观察到的众多不同方言点的 VVR 多用于未然句,尤其是祈使句相一致。

在句法功能上,根据已知方言点的情况,VVR 后面不能再出现宾语,而普通话 VR 后面可以相对自由地带宾语。VVR 后面不能带宾语的方言有南京话、扬州话、温州话、宁波话、繁昌话、丹阳话、永春话、漳州话、闽南话、汕头话等 10 个^②。

从语法意义上来看,尽管表 2 不同方言点 VVR 的语法意义之间可能存在着不少差别,但是,任何一个方言点的语法意义都与普通话中 VR 不一样。这里,需要强调一下,我们与王健的看法不大一样:一是根据陆勤^[8]对扬州话的调查,扬州话(包括在王健调查的方言点中)VVR 结构的语法意义是表示“量多”,自然有强调语气,与王健^[7]所说的“有缓和语气的作用”相矛盾;二是我们调查合肥话的发现与他得出的结论相差甚远,我们认为,合肥话 VVR 的语法意义是强化动作意义以达到目的,而他认为,“用于祈使、愿望等未然的句式,有缓和语气的作用”^[7]。另外,从江淮官话其他方言点 VVR 用例来看,其语法意义也与王健的调查结果差别甚大,但限于目前没有

① 正如审稿人指出的“方言 VVR 结构中的第二个 V 是否可以读轻声,其语法意义到底是什么”,这确实值得进一步做田野调查与研究,我们将另文讨论。

② 这个方言点数量可能比较保守,因为不少方言点都是宾语前置的语例,只是研究者没有明确说是不是一定要前置,我们暂且不将存在宾语前置情况的方言点算作 VVR 不能带宾语的方言点。

更多证据,暂且不做进一步的推断。

四、南方方言VVR存在的动因

关于南方方言VVR的存在动因,当前有不少研究成果,本部分先简要梳理一下相关研究情况,在此基础上,提出本文对VVR存在动因的观点。

(一) 补语占位说

按照石毓智、李讷^{[54]178},普通话的动词重叠VV式是动补结构的类型之一,其第二个动词所占据的是结果补语的句法位置,由此带来的影响是动词重叠VV式不能再带任何结果补语,像“看看完”“吃吃饱”等均是不合语法的。但是他们并没有给出具体论证过程,或者解释这种语法现象是如何演变的。石毓智^[55]认为汉语方言中的动词重叠式有两种情况:凡第二个动词仍保持重读音的,皆表达连续或者量大的意思,其后可以加补语;凡第二个动词为轻声的,皆表达时量短或者动量小的语法意义,其后可以带宾语。这种观点在有的方言中可以得到印证,如:在丹阳方言中存在着动词重叠式第二个动词轻读的情况,凡是第二个动词为轻读的,其后可以加宾语但不可加补语,用法和普通话的动词重叠一致;凡是第二个动词读原调的,其后可以加补语但不可加宾语^{[23]10}。其实,石毓智的论述无论成立与否,都是以补语占位说为基础的,我们觉得首先要确定补语占位说的科学性,然后才有可能继续讨论,我们将在论证本文观点时加以探讨。

(二) 语言/方言接触说

杨海明^[56]对汉语动词重叠问题是从汉语历时发展,尤其是从语言接触角度来对待的,他的观点可以称之为“语言接触说”。杨海明认为:“以动词重叠表‘量小时短’与‘量大时长’为标准,可以把汉语的方言划分为两种类型:正常发展型和非正常发展型。”“汉语单音节动词重叠在不同方言中所表现出的复杂情况,从语言类型学和汉语方言发展的角度讲,也正是汉语方言在漫长的发展和扩张过程中受语言内部和外部因素影响而形成的。”^[56]他的结论是“现代北方方言中动词重叠主要表达‘量小时短’义,这与语言类型学研究的结果不符,也与汉语动词重叠系统的发展路子不对”^[56]。但,语言接触说其实并没有很好地研究汉语动词重叠的发展演变,实际上并没有得到语言事实的证实,甚至杨海明在文中提出的受到阿尔泰语系诸语言影响的观点也未得到可靠佐证。或者说,其中语言接触的影响机制问题并没有被阐明,缺乏具体论证,可以称为假说。

付欣晴^[57]则持方言接触说,认为所有方言VVR都直接或间接地受到古吴语的影响。但其主要问题仍是具体论证不足,语言材料极为有限。

(三) 区域渐变说

围绕VVR结构,李文浩在若干篇论文中进行了或共时或历时的研究^[58-62]。在共时平面上,李文浩的看法是,吴语在动词重叠(“动_叠+补”中的)的表量类型上介于南(闽语、粤语)北(北方方言)之间,“动_叠+补”的语义量级由北向南体现了方言的区域渐变性规律。他以此得出了在“动_叠+补”^①组合中动词重叠的语义量级的方言地理类型的分布表(表4):

我们认为,这种所谓的语义量级区域渐变可能需要商讨。

首先,从吴语区内部的方言点来说,李文浩认为吴语中存在着量级减小和量级增大两种类

① 李文浩所说的补语包括结果补语、趋向补语、处所补语和数量补语。

表4 三大方言动词重叠的表量类型^[60]

	闽语“动 _叠 +补”中的动词重叠	吴语“动 _叠 +补”中的动词重叠	北方方言的动词重叠
量级减小	—	+	—
量级增大	+	+	+

型的动词重叠。

钱乃荣关于上海话的研究是李文浩论证吴语VVR量级减小的证据,钱乃荣认为“上海话中的动词重叠式与普通话动词重叠式所表示的语法意义是相同的”^[63]。但是语言事实是吴语区其他方言点根本不存在VVR结构中VV用于量级减小的情况,也就是说,钱乃荣的研究是个孤证,而且钱乃荣的看法本身即存疑。但是,如本文表2所示,也有人认为,上海话VVR的语法意义是“用于未然句,表示强调,动作将会有某种结果”。这至少说明,对于上海话VVR的语法意义,学界有不同意见,上海话中并不一定存在着量级增大和量级减小两种类型的VVR。这是李文浩视而不见的。

值得注意的是,钱乃荣所讨论的上海话动词重叠式VV,与VVR或VVR中VV的语法意义是否一致值得讨论。苏州话显然可以用来比较:根据刘丹青^[9-10]和汪平^[11-12]的考察,苏州话动词重叠VV表示量小时短,但是,汪平^[12]认为,苏州话VVR结构中的VV所表达的不是尝试义,而是未然的完成。并且,本文统计的15个吴语方言点都不存在VVR语法意义表示量小时短的情况,这显然与钱乃荣的观点不符。

温州话是李文浩观点的又一证据,他认为温州话的VV存在量减(前字重读,后字轻读)和量增(前字轻读,后字重读)两种类型^[62],依据来自潘悟云^[64]。潘悟云认为,温州话VV存在两种情况:读音上,有前字重读、后字轻读和前字轻读、后字重读;语法意义上,分别表示“短时貌”和“短时持续貌”(即“短时间的持续动作”)。池昌海、王纯^[17]说得更明白,他们认为,VV(前字轻读,后字重读)“主要表示所进行的动作量小时短,但动作在短时间内是持续进行的”。很明显,温州话里的VV两种格式,虽然有差别,但在“量小时短”上是一致的,因此,李文浩从何种角度得出温州话VV既可表增量,又可表减量的,值得怀疑。

其次,从跨方言区来看,李文浩的看法也同样存在问题。李文浩从语言地理类型学出发指出,“江淮官话也有部分方言点存在零星的‘动_叠+补’式用法(如淮阴话)”^[62]。按照李文浩的预测,江淮官话比吴语更接近北方官话,在VVR的表量类型上江淮官话至少不应该比吴语离北方官话远,也就是说,江淮官话中应该存在着量减与量增两种类型。但是,对照表2,我们发现这一说法可能与语言事实不符,已知江淮官话方言点中至少有11个方言点存在着VVR结构,且都不存在量减的语法意义。

(四) 来源决定论

综合起来看,以上对VVR存在动因的各种解释多少都面临一些疑问,至少并非完美。对此,我们提出自己的看法,可以称为“来源决定论”,具体说来,即:现代汉语普通话中的动词重叠(严格意义是轻声式动词重叠)与南方方言的VV(R)的来源或形成途径不一样,导致普通话中的动词重叠(轻声式动词重叠)不能带补语形成VVR,而南方方言中却有大量的VVR;同时,普通话的动词重叠与南方方言的VV(R)放在一起比较是需要条件的。

关于普通话动词重叠(轻声式动词重叠)的历史演变和VV(R)结构的关系问题,需要从汉语动词重叠的历时角度加以研究。

范方莲^[63]、太田辰夫^[66]、张赅^[67]和潘国英^[68]等均认为,普通话中表示“量小时短”的VV动词重叠是从“V—V”这种形式省略了其中的“一”演变而来的,“V—V”中的“—V”是补语性质的,短时态的VV在宋代还看不到,但元代的文献中可以看到这种用法。据此可以认为,由于“V—V”中的“—V”是补语性质的,演变后,省略“一”形成的VV结构中第二个V也是补语性质的,不再读原调,而要读轻声。

基于上述推论,石毓智提出的补语占位说有合理之处,即:VV结构中第二个V可以看作补语。这样一来,VV结构其实可以分解为“V_动+V_补”,而一个动词一次只允许带一个补语成分,自然,普通话中只能形成我们现在看到的VR结构,而无法形成“V_动V_补R”。

应该指出的是,普通话中“量小时短”的动词重叠对“量大时长”的动词重叠(动词连用或重音式动词重叠)产生了严重挤压,以至于普通话中表示“量大时长”的动词重叠数量不多,并“明显地具有状态形容词的功能”^[53]。

南方方言中的动词重叠VV第二个动词V一直读原调,仍可以看作是动词连用性质的,在汉语的动补结构产生发展时,VV后面带一个结果补语形成VVR结构是自然成立的。也就是说,南方方言没有经历从“V—V”省略其中的“一”演变为表示“量小时短”的VV动词重叠这一过程。

从语言类型学的角度来看,张敏指出:“根据Moravcsik(1978)的总结,各种语言的重叠式经常负载的最为显著的意义是‘量的增加(increased quantity)’。这个意义可分为两个基本的次类:1)所指的量,2)强调的量。……就后者而言,动词重叠多表示事件的持续或复现。第二类指的是动作的强度及性状的程度的增加,这正是不少语言里动词和形容词重叠所表达的主要意义……如Abbi(1992)考察了33种南亚语言(分属印欧、达罗毗荼、南亚、汉藏四大语系),将各类重叠形式负载的语义分为21种类型,其中动词重叠式表达同时、持续、反复、非短时及伴随、相互等意义……。Bybee等(1994)在研究世界各语言的体(aspect)成分虚化过程时提出,各语言中动词重叠的最早的意义是动作重复、频繁或持续。”^[69]我们认为,这种看法适用于现代汉语南方方言的动词重叠。

尽管不同学者对汉语动词重叠出现的时代持有不同的见解,如太田辰夫^[66]¹⁷⁵认为在《诗经》时代就有了动词重叠,约在宋元时已用得少了,但石毓智、李讷^[54]认为动词连用是在约五世纪开始出现。这里要说明的是,石毓智、李讷说的动词连用就是太田辰夫说的动词重叠,并且石毓智、李讷与太田辰夫对于这种动词重叠或动词连用的语法意义有着相同的看法,即表示动作的连续或者反复,强调动词的量大。

其实,认知功能语言学可以很好地解释动词重叠现象。马庆株认为:“如果不考虑轻重音,重叠似乎与隐喻无关;一旦考虑轻重音,我们面前就呈现出了对重叠的语法意义的相当理想的解释。重叠是一种形态变化,重叠部分加在表示基本意义的成分后面的重叠项有隐喻作用,表现现代汉语的量范畴。重叠部分的音量平行于客观事物、属性、动作的程度;当重叠部分轻读时,语言片段的时长的缩短表示较小的客观量、程度轻或者表示随便的语气;后面重读时不表示程度轻,语言片段的时长的加大表示较大的客观量,表示重复。重复可以引申出状态意义,引申出强烈的语气意义。”^[70]石毓智、李讷也认为,动词连用“是一种语法临摹现象,通过语音形式的扩大表示有关词语所指的量的增加”^[54]¹⁹¹。实际上,语言中的重叠现象即反映了我们常常提到的数量象似性。

综合前面的论述,本文认为,从语言类型学和认知语言学两个角度来看,现代汉语普通话中的轻声式动词重叠和重音式动词重叠、南方方言的动词重叠其实都是遵循人类语言的共性和认知规律的,只不过以北方方言为基础的普通话与南方方言在动词重叠的演变上有所区别,就是

以北方方言为基础的普通话经历从“V—V”这种形式省略了其中的“一”演变为表示“量小时短”的VV动词重叠这一过程,而南方方言却没有经历此种演变,所以就造成了现代汉语南方方言中存在着VVR结构,而普通话中只有VR结构。

五、 结语

本文在当前对汉语方言VVR及相关问题研究的基础上,描写了目前可以检索到的45个方言点中的VVR结构,总结了南方方言中VVR的方言分布、结构特点、语法意义,比较了不同方言间VVR的差异(包括结构差异、使用语境和语法意义差异),并且比较了南方方言VV_方与普通话VV_普的特点,分析了南方方言VVR与普通话VR的差异。最后在讨论目前解释VV(R)存在动因的补语占位说、语言/方言接触说、区域变异说的基础上,提出了可以很好解决南方方言中存在VVR而普通话(北方方言)中并无此语言现象的来源决定论,此观点可以避免其他三种学说各自的不足,相对很好地解释了VV(R)存在的动因。

最后需要补充一点,储泽祥^[71]认为VVR现象在北方方言区作家作品中也开始出现,如“抱抱牢”“拉拉好”等例子。我们也确实从个别北方作家的文学作品中看到了相似的例子,如:“啊,你是来住的吧?快把衣服脱下来,烘烘干。可是,唉,到白天就……”(冯德英《苦菜花》)“店老头在椅子上坐坐正,皱着眉头边搜肠索肚地回忆边吞吞吐吐地说……”(王朔《千万别把我当人》)。储泽祥认为,VVR结构形式正试图进入普通话中,处在方言到普通话的交融时期。但是从语言学理论上来说,北方方言区的人要接受VVR结构,关键可能是要能够区分开VVR结构与普通话VR结构的语法意义。

参考文献

- [1] 毛修敬. 动词重叠的语法性质语法意义和造句功能[J]. 语文研究, 1985(2): 34-41.
- [2] 汤廷池. 国语句法中的重叠现象[C]//国语语法研究论集. 台北:台湾学生书局, 1990: 243-312.
- [3] 刘丹青. 南京方言词典[M]. 南京:江苏教育出版社, 1995: 27.
- [4] 刘顺, 潘文. 南京方言的VVR结构[J]. 方言, 2008(1): 47-51.
- [5] 黄伯荣. 汉语方言语法类编[M]. 青岛:青岛出版社, 1996.
- [6] 王健. 动词重叠三种特殊语法格式的地里分布及相关问题研究[C]//语言学论丛:第35辑. 北京:商务印书馆, 2007: 246-259.
- [7] 王健. 江淮方言若干语法特点说略[C]//中国语学研究·开篇(VOL. 25). 东京都:日本好文出版社, 2006: 214-232.
- [8] 陆勤. 扬州方言重叠式研究[J]. 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学报, 2011(4): 174-178.
- [9] 刘丹青. 苏州方言重叠式研究[J]. 语言研究, 1986(1): 7-28.
- [10] 刘丹青. 苏州方言的体范畴系统与半虚化体标记[C]//汉语方言体貌论文集. 南京:江苏教育出版社, 1996: 21-46.
- [11] 汪平. 苏州方言的重叠式[J]. 汉语学报, 2000(2): 75-80.
- [12] 汪平. 苏州方言研究[M]. 北京:中华书局, 2011: 331-332.
- [13] 曹耘. 金华方言的句法特点[J]. 中国语文, 1988(4): 281-285.
- [14] 张惠英. 崇明方言词典[M]. 南京:江苏教育出版社, 1993: 17.
- [15] 许宝华, 汤珍珠. 上海市区方言志[M]. 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 1988: 435.
- [16] 徐烈炯, 邵敬敏. 上海方言语法研究[M]. 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1998: 161.
- [17] 池昌海, 王纯. 温州话动词重叠式分析[J]. 浙江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 2004(5): 149-157.
- [18] 杭州市地方志编纂委员会. 杭州市志(第二卷)[M]. 北京:中华书局, 1997: 329.

- [19] 徐越. 嘉善话中实词的重叠现象[J]. 杭州师范学院学报, 1998(4): 71-76.
- [20] 寿永明. 绍兴方言中的动词重叠句[J]. 浙江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1999(5): 88-90.
- [21] 阮桂君. 宁波方言语法研究[D]. 武汉: 华中师范大学, 2006: 52-53.
- [22] 潘海燕. 繁昌方言里的动词重叠带补语现象[J]. 语文学刊, 2009(1): 121-122.
- [23] 赵翔. 丹阳方言V_(aa)+R格式考察[D]. 上海: 上海师范大学, 2010.
- [24] 木玉. 浙江吴语句法特点[J]. 舟山师专学报(社会科学版), 1996(4): 53-62.
- [25] 方松熹. 浙江吴语词法特点[J]. 舟山师专学报(社会科学版), 1998(2): 46-55.
- [26] 赵日新. 绩溪方言词典[M]. 南京: 江苏教育出版社, 2003: 18.
- [27] 黄维军. 黟县方言语法研究[D]. 济南: 山东大学, 2022: 64.
- [28] 孟庆惠. 徽州方言[M]. 合肥: 安徽人民出版社, 2005.
- [29] 孟庆惠. 徽语的特殊语言现象[J]. 安徽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1995(1): 98-106.
- [30] 安徽省地方志编纂委员会. 安徽省志·方言志[M]. 北京: 方志出版社, 1997: 525.
- [31] 张盛裕. 潮阳方言的重叠式[J]. 中国语文, 1979(2): 106-114.
- [32] 郑良伟. 台湾话动词重叠式的语义和语法特点[J]. 中国语文, 1988(6): 439-444.
- [33] 林连通. 福建永春方言的述补式[J]. 中国语文, 1995(6): 455-460.
- [34] 马重奇. 漳州方言重叠式动词研究[J]. 语言研究, 1995(1): 124-131.
- [35] 林伦伦. 澄海方言研究[M]. 汕头: 汕头大学出版社, 1996: 231-232.
- [36] 陈垂民. 闽南话的动词重叠[C]//第四届国际闽方言研讨会论文集. 汕头: 汕头大学出版社, 1996: 243-249.
- [37] 周长楫, 欧阳忆耘. 厦门方言研究[M]. 福州: 福建人民出版社, 1998: 374-392.
- [38] 施其生. 论汕头方言中的“重叠”[J]. 语言研究, 1997(1): 72-85.
- [39] 陈燕玲. 泉州方言的代词[D]. 上海: 上海师范大学, 2004: 12.
- [40] 泉州市地方志编纂委员会. 泉州市志[M].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00: 2681.
- [41] 林华东. 泉州方言研究[M]. 厦门: 厦门大学出版社, 2008: 123-124.
- [42] 陈燕玲. 泉州方言名词、动词及形容词的重叠式[J]. 龙岩学院学报, 2009(6): 80-84.
- [43] 孙占林. 云南蒙自话的同形动补/形补式[J]. 中国语文, 1993(6): 462-467.
- [44] 荣晶, 丁崇明. 昆明话动词重叠的句法组配[J]. 方言, 2000(1): 61-67.
- [45] 曹志耘. 汉语方言地图集: 语法卷[M]. 北京: 商务印书馆, 2008: 61.
- [46] 贺卫国. “VV/V一V+结果补语”格式源流研究[J]. 河池学院学报, 2005(6): 99-103.
- [47] 崔山佳. 近代汉语动词重叠专题研究[M]. 成都: 巴蜀书社, 2011: 368-373.
- [48] 钱乃荣. 现代汉语的反复体[J]. 语言教学与研究, 2000(4): 1-9.
- [49] 朱德熙. 语法讲义[M]. 北京: 商务印书馆, 1982: 26.
- [50] 李宇明. 论词语重叠的意义[J]. 世界汉语教学, 1996(1): 10-19.
- [51] 李宇明. 动词重叠的若干问题[J]. 中国语文, 1998(2): 83-92.
- [52] 朱景松. 动词重叠式的语法意义[J]. 中国语文, 1998(5): 378-386.
- [53] 华玉明, 马庆株. 重音式和轻声式动词重叠的功能差异及其理据[J]. 语文研究, 2007(4): 23-28.
- [54] 石毓智, 李讷. 汉语语法化的历程: 形态句法发展的动因和机制[M].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1.
- [55] 石毓智. 汉语方言中动词重叠的语法意义和功能的差别[J]. 汉语学报, 2007(4): 59-63.
- [56] 杨海明. 动词“看”重叠的几个问题: 关于动词重叠的思考[C]//汉语重叠问题. 武汉: 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9: 276-291.
- [57] 付欣晴. 汉语方言重叠式比较研究[D]. 武汉: 华中师范大学, 2013: 97-99.
- [58] 吴为善, 李文浩. 汉语“动^重+补”结构的共时比较和历时考察[J]. 宁夏大学学报, 2007(4): 1-5.
- [59] 李文浩. 南方方言中的“动^重+补”结构[J]. 齐齐哈尔师范高等专科学校学报, 2007(2): 54-56.
- [60] 李文浩. 吴语和闽语中的“动^重+补”结构及其相关问题考察[J]. 湖州师范学院学报, 2007(3): 24-27.

- [61] 李文浩.“动_叠+补”结构及其相关问题的历史考察[J]. 汉语学习,2009(1):36-43.
- [62] 李文浩.与“动_叠+补”组合相关的若干类型学参项[J]. 汉语学习,2010(4):44-52.
- [63] 钱乃荣.北部吴语研究[M].上海:上海大学出版社,2003:259.
- [64] 潘悟云.温州方言的体和貌[C]//动词的体.香港:香港中文大学中国文化研究所吴多泰中国语文研究中心,1996:254-284.
- [65] 范方莲.试论所谓“动词重叠”[J]. 中国语文,1964(4):264-278.
- [66] 太田辰夫.中国话历史文法[M].蒋绍愚,徐昌华,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87:176、175.
- [67] 张赫.现代汉语“V—V”式和“VV”式的来源[J]. 语言教学与研究,2000(4):10-17.
- [68] 潘国英.论VV式动词重叠的源流和形成[J]. 古汉语研究,2008(3):66-71.
- [69] 张敏.从类型学和认知语法的角度看汉语重叠现象[J]. 国外语言学,1997(2):37-45.
- [70] 马庆株.关于重叠的若干问题:重叠(含叠用)、层次与隐喻[J]. 汉语学报,2000(1):28-34.
- [71] 储泽祥.交融中的VVA叠动动结式[C]//陈恩泉.双语双方言(三).香港:香港汉学出版社,1994:46-57.

On Verb Reduplication with Resultative Complement in Southern Dialects of Modern Chinese

LI Shuangjian

(School of Chinese Studies and Exchange, Shanghai International Studies University, Shanghai, 200083, China)

Abstract: Unlike the northern dialects of modern Chinese, one unique feature of the southern dialects is the verb reduplication with resultative complement (VVR), which differs from the VR in Mandarin Chinese. This phenomenon has been explained by linguists from three aspects: the complement serving as placeholder, dialect contact, regional linguistic transformation. This paper puts forward the origin determinism, which is based on literature review, and examination on VVR, including its dialect distribution, structural characteristics, grammatical meaning, as well as the difference between dialects. The researcher asserts that VVR is determined by its historical origin, viz. the origin and formation of (neutral tone) VV in modern mandarin Chinese is different from those of VV(R) in southern dialects. The (neutral tone) VV cannot be followed by a complement in modern mandarin Chinese, which, however, is prevalent in southern dialects. From the perspectives of linguistic typology and cognitive linguistics, the neutral tone and stressed tone verb reduplication in modern Mandarin Chinese, as well as verb reduplication in southern dialects, conform to the universality of human language and cognitive law.

Key words: Chinese dialects; VVR; reduplication; grammaticalization; iconicity

[责任编辑:何敏敏]